

漢

書

一五





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班固

漢書四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

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

有身趙王不敢內宮

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

為築外宮舍之

師古

曰舍止也

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

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

子

師古曰日謂往日

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

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辟陽

侯不强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

誦上上悔

師古曰悔不理其母

今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

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

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吕后孝

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

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

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

驕蹇

數不奉法

師古曰蹇謂不順也

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

師古曰橫音胡

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

力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

即自襲金椎椎之

師古曰襲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襲中出而椎之

命從者刑之

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

馳誦闕下肉袒而謝曰臣

母不當坐趙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吕后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

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它郡地封之不

欲使錯在王國

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

師古曰卒終也

使大王得三縣

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

畢昆弟之歡

師古曰畢盡也

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

吏與其間

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

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

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

皇帝骹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

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

曰骹古委字骹謂曲也

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

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

之欲反

皇帝不許使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

師古曰母失不失也南面

之尊謂王位也

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

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

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

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

師古曰沐亦頰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

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

師古曰痍音夷

以為子孫成萬

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

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

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

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

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

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鄭氏

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

幸臣有罪大者

立斷小者肉刑不仁

師古曰斷謂斬也

貴布衣一劍之任賤

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

師古曰任情意

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

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

面之位奮諸賁之勇

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

常出入危亡

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

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

其弟以反國

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

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

安秦

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毐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

頃王亡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

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郢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

音頻面反

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

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

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

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

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

於大上不可得也

如淳曰大上天子也

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

舍匿者論皆有法

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

其在王所吏王者

坐

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

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

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

縣今主皆謂王官屬

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

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

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師古曰言諸侯王之

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

以下為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

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之哀憐之墮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

笑以著先帝之德師古曰羞辱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

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

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

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

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

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不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

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

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

嶮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

令人使闔越匈奴事覺治之迺使

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

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

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

師古曰擬比也

擅為法令

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漢

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財物

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

如淳

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

大夫但

張晏曰大夫姓

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厚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
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按謂反人耳不妨
但為大
夫也
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
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蒲

侯太子竒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

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

與故中尉藺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姓藺名忌藺音野嚴
助傳作間字音同耳今流俗

書本此藺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為棺槨衣衾葬之

肥陵師古曰肥陵地
名在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
陵誑云不知處謾音慢

又音莫連反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

曰表者豎木為
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

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晉

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擅罪人無告劾繫
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
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
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
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
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
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鮮帛皇
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
蕭忌也吏請召治忌長不
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弃市臣請論如法制
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

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

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

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

子之姬妾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

席蓐師古曰炊器釜其屬之屬食器盃碗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食音飲

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則

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

載以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曲令縣次傳爰盜諫曰上素驕

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

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

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

也復音扶目反

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

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

孟康

曰檻車有封也

至雍

師古曰雍扶風雍縣

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

盜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盜曰淮南王不可

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柰何曰獨斬丞相御

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

南王不發封魄侍者

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魄亦饋字耳

皆棄市迺以列

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

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陵

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
弃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

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
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

上聞之曰昔堯

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

師古曰蔡及共工比目堯
舜之同姓故云骨肉

天下

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迺

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淮南王為厲王置

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

失國早夭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

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

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

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

迺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

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

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蟲已先薨也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

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

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迺勞

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

及薨遂賜盜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
邊界與越相接
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

曰喜音許吏反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

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白金白白銀也亦二

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

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

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

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

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

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

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

師古曰田蚡

武安侯迎之

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

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

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

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

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

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

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

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王愛陵多

予金錢為中詔長安孟康曰詔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詔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詔音朽政

反師古曰詔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詔同然音則異音五政反 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

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生子

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服

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

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

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迺上

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

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劔自以為人莫及

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苦音用劔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

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

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諧毀之於

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

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

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

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

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淮

南相怒壽春永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承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

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

從迹連王

師古曰從讀曰蹤

王使人候司

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

漢公卿

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

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

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

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

師古曰即亦就也

王

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

師古曰自計度

更無罪度音徒各反

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

雍闕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

師古曰雍讀曰雍格音閣謂故閣不行之

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

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

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

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

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

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漢廷治者道從也為妄

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

音丈吏反以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日夜與左吳

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

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

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

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

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昌取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太子

皆不以爲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爲子太子不以爲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

得分子弟爲侯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

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爲接欲害太子以

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

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

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

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

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之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

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

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

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於弘弘迺疑淮

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大

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

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

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

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

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

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

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李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

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

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得

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

衛青

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

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

如淳曰以物蒙覆其

頭而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

欲發國中兵恐相二

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

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

師古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

持

羽檄從南方來

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

呼言曰南越兵入

師古

曰呼音火故反

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

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

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

已出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跡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

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遣出去計猶

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

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

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

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

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

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

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

上下公卿治

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

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

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

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

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

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

有

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

師古曰營謂回繞之

背畔宗廟妄

作妖言春秋曰臣母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

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

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

百石以上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免師古

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

削爵為士伍母得官為吏者其

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

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

以章

安之罪

師古曰章明也

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

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

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

夷國除為九江郡

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

無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

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

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

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

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强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

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

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

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

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

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吏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强也師古

曰縱音子勇反
縱史謂婢勸也

后乘舒死立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

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

師古曰惡謂讒毀
之也下皆類此

曰徐來

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

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

王女弟無采嫁奔歸

師古曰為夫
所奔而歸也

與客姦太子數以

數讓之

師古曰上數音所角
反下數音所具反

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

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

師古曰非心實慈念
但以事計須撫之

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

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

師古曰繼母也
一曰父之妾妻

王疑

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

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

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

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

欲并廢二子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

惡已無已時

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譖無休止

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

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以告王

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

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請上

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

子太子妾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

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

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

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彘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朝

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

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

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

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

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

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衡

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太

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
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
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以淮南事繫師古

曰漢有司捕繫之

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

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

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

頭首而藏匿之

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恐其發

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

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

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

息即問王

師古曰就問之

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官守之

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

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

師古曰先告有反謀

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

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壘前后

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諸坐與王

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

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

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詩人倫

師古曰詩亂也

音布內反

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

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頃闕官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

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疆獷好為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信哉是言也淮南衡

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丞輔天子而刺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刺與專同音之宛反謀為畔

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

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班固 漢書四十五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 本與武

帝同諱 師古曰本名為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

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

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

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

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其眾慈

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 李

曰東方人以物甬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萬音皆同耳 今天下大亂秦

政不施

師古曰施設也立也

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

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

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

此通之所以弔

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

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

古師

曰今將欲見之

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

以為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

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

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

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

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

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

而君不利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

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

孟康曰嬰以城自繞

皆為金城湯池

不可攻也

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

為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

輪迎范陽令使馳騫於燕趙之郊

師古曰令眾皆見

則邊城

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

猶如阪上走丸也

師古曰言乘勢便易

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

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

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

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

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

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

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

師古曰間使謂使人

伺間隙而單行

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

齊七十餘城

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釣反

將軍將數萬之眾迺下趙

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

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

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

生為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

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

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

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

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

背貴而不可言

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

信曰何謂也通因請聞

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聞隙而私說

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

呼

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

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

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

飄至風起

師古曰飄讀曰焮謂疾風音必遙反

當此之時憂在

亡秦而已

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

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

涿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

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

無援助也

敗滎陽傷成臯

張晏曰於成臯戰傷曾也

還走宛葉之間此所

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滎陽

乘利席勝威震天下

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

然兵困於京索之

間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

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

師古曰至今已三年

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

命

師古曰罷讀曰疲

以臣料之

師古曰料量也

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

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

師古曰墮毀也

音火

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

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敢先

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疆齊從燕趙

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

命

師古曰鄉讀曰鄉齊國在東故曰西鄉
山楚漢之戰闕上卒不死亡故云請命

天下孰敢不聽足

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

讓

師古曰深拱猶高拱

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

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

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

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屬陳

釋之事

師古曰屬音一點反

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

窘逃亡如鼠之藏竄

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

南

師古曰鄆音呼各反泚音祗又音丁計反

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

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

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

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蠡陳釋之事者故

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大

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

語曰野禽殫走大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

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

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

且臣聞之勇略震王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

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

君之罪以今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

萬眾遂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此所謂功無

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今足下挾

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

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夫執在人臣

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

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

候也師古曰謂能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斯養之役

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

小嬰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計誠知之而決弗

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逢蠱萬之

致蠹

師古曰與讀曰預蠹蝸也蠹毒也蠹音丑界反若蠹音呼各反

孟賁之狐疑不如童

子之必至

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

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

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

師古

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

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替漢又

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

師古曰告令罷去

通說不聽

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

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

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

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

師古曰若汝也

通曰狗各

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

且秦失其鹿

張晏曰以鹿喻帝位

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

下凶凶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

師古曰顧念也

可殫誅

邪

師古曰殫盡也

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

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

劫齊士不與者死

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

齊處士東郭先生梁

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

師古曰自恥從亂以為醜惡也

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

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

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

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

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

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家

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東緼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緼亂麻音於粉反曰

昨莫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燬治死犬燬音似廉反

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

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

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

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

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

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

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

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

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究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

長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

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

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

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

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

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

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

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

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

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

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

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非皆豫見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

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

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目

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導古之

道

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

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羗棘貢獻東

既入朝

師古曰夔西南夷也音蒲北反

廣長榆

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師古

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

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

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

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

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

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

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

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

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

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

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

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略不世

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

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

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

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受几杖溥曰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爵師古曰如說是也

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

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眾行

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

父師古曰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

州丹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

下之大戮也夫以吳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

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計耳臣瓚

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二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且吳

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令

漢將得出之是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

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

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

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

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

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

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

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諸侯頗有失行皆

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即還略

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

之舩守下雉之城子孟康曰下雉江夏縣名無古曰雉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

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

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以延歲月

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

為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

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

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

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音西至於戲

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

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

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素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

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

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綠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賔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

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

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

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

音其勿反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

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

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

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

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置死後佗始自爲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

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

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

半之賦發閭左之戎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安

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

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

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

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

應師古曰和音胡卧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

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

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

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祀愛蒸

庶師古曰祀普也蒸亦衆也祀音敷劒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

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

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音之應聲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

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

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

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

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

苗之繩繩兮彼校童兮不與我好兮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

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

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

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身死

于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

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邪師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

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

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

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

桀及耐罪已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

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

會日

師古曰促其期日

又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

書

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

逮諸侯太

子及幸臣

師古曰追對獄

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

而說之黨可以徼幸

師古曰黨讀曰儻

王曰此可也雖然吾

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

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兵而已

後事發覺

被誚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

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

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充本名齊有

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

王爲上客父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

師古曰言相乖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弃市

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

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師古

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

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

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

臯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譌古訛字也欲

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亨醢

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以自隨從

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

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

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大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縐者為縠

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曲裾後垂交輸

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績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

新婦袍上挂玉幅繒角割名曰文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冠禪纏步搖冠飛翾之纓

服虔曰冠禪纏故行步則搖以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折翠鳥羽以作蕤也臣瓚曰飛翾之纓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纏織絲為之即

今方目紗是也纏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

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今貴戚身侍

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

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

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公主

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

之車騎也盡効没入官如淳曰今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

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

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

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

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救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

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

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

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

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

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

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崇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

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

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捕蠱及夜祠視鬼

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醢地今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

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

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

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

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

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

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

作而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

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乃汝也迺復亂吾父子也

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叙戾太

子後加諡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

春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

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傳晏與躬同郡相

友善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

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

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

與躬

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

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

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

道

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

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

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

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

師古曰言邪人

有此私議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

求非望

師古曰言求帝位也

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

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

師古曰杓所以杼挹也字與勺同音上杓

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察

國茲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

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

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

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

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

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

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

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

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

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可

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

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反目師古曰反古側字也躬上跡歷詆

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

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去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幢弱不任職左

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駸

不曉政事師古曰駸愚也音五駸反諸曹以下僕慙不足數師古曰僕慙凡短之

白也僕音步木反慙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猝陛

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鳴諄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鳴古叫

字諱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

長生

境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

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

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捕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悞臣

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闇也憤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其有大馬

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仰首而飲藥雖加夷滅之誅何

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

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漑灌之利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

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

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

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

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

以病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病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

虞彊盛蘇林曰虞音效噓之實晉灼曰音詩載實其尾之實師古曰以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

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虞字為虔以應服虔之音尤離真矣居彊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

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

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執也

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

爰虞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

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閔念之告單于歸臣侍

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

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

外交連結相援者則間誤之令其解散也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

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

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

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

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

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拑祿曰師古曰拑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為國

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異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懷之豫圖

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

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

以其大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

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

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第於河鼓

師古曰第讀與字同

其

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

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

師古曰敕整也

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

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

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

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

戒人君

師古曰見謂顯示也

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

而天意得矣

師古曰說讀曰悅

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

星歷

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略反

虛造匈奴烏孫西羗之難謀動干

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

鄧展曰郡守諸侯相

車

馳詣闕交辭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

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

辯口快耳

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

其實未可

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慧深刻也

師古曰譎古諂字

譎諛則主惠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

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

師古

日繆讀曰穆

以敗其師

師古曰謂敗於敵

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

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誓

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

反覆參者無以先入之語為主

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耳

上不

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

或頗著見

師古曰謂玄象

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

士繕脩干戈

師古曰繕補也

器用監惡

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師古曰音公尸反

孰當

督之師古曰督視察也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

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詎公

車

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

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

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

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

綬而丞相御史奏躬臯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

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諛

之策師古曰諛詐辭也音虛遠反欲以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

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

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

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

方以桑東南指枝為匕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

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匕招指

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

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

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

諱師古曰諱古呼字音火故反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龍音一十反血

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

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

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

廢師古曰終金師古曰終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

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

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

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雁鳥隼橫厲鸞俳

個兮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增若浮焱動

則機兮師古曰增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增弋叢棘棧棧曷

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

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涕

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

心結惛兮傷肝師古曰結惛亂也虹蜺曜兮

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耀以孽杳冥兮未開如

痛入天兮鳴諄冤際絕兮誰

語張晏曰躬自以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鳴諄者以鳥仰天光

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

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

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

千也師古曰瓊

說見萑音桓

說見萑音桓

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耀

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

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

孟康曰惛音昏

孟康曰惛音昏

孟康曰惛音昏

師古曰結惛亂也

師古曰結惛亂也

師古曰結惛亂也

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

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

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

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

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

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

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

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

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

師古曰增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增弋

師古曰增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增弋

師古曰增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增弋

師古曰棧棧衆

師古曰棧棧衆

師古曰棧棧衆

師古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

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秋風為

我陰浮雲為我陰師古曰陰古吟字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

如是何用撫神龍兮檻其須師古曰檻與擊同謂執持之游曠迴兮反

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

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賚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師古曰事見論語蒯通一說而

喪三儻應劭曰亨嚮食其敗田橫驕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

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書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雋

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

曰謂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

悌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為蟲
毀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
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

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桓公
以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

懼反譖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桓公
以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
變書構郤而晉厲弑應劭曰欒書使楚公子莒語
厲公曰鄆陵之戰郤至以為

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
而滅三郤欒書因是反弑厲公
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
叔孫穆子

之薛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讒仲叔孫
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
郈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
郈昭伯

毀季平子於昭公昭公
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
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為大
子建娶於秦無忌曰

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
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今王殺之
宰嚭譖胥夫差喪應劭曰吳
將伐齊子

胥諫之宰嚭曰伍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
眾與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鏹之劍其明年越滅吳
李園進

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
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

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
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

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

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上官訴屈懷王執

張晏曰屈平忠而有

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秦照誘

懷王會於武關遂執以歸卒死於秦

趙高敗斯二世縊

張晏

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壻閻樂

攻二世於望夷宮乞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

伊戾坎盟宋庠死

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密盟謀宋

詐歃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庠師古曰庠音在戈反

江充造

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

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師古曰覆音芳福反繇與由同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顏公自息夫自第十

自孫可不與奇可不與姑

自魏太子孫息夫自孫東平

自魏太子孫息夫自孫東平

自魏太子孫息夫自孫東平

自魏太子孫息夫自孫東平

自魏太子孫息夫自孫東平

自魏太子孫息夫自孫東平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班固 漢書四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魯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

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

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感屬對曰有

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

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

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繫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蠲徙其家長安

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

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

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

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

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復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

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吏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

師古曰馴順也音巡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

二千石人臣尊寵廼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

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摠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

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師古曰過宮門闕

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子孫

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

過失不謂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

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廼許子孫勝

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兒僮僕訢

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與閭閻同謹帶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以謹

先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

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

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

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實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

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廼以長子建為郎中令

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母恙憂病

五日洗沐歸謁親

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

入子舍

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

今言諸房矣

竊問侍者取親中君廁偷身自澣洒

服虔曰親身之衣也

蘇林曰偷音投賈逵解周官云偷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偷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偷晉灼曰今世謂反明小袖衫為侯偷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君若今言中衣也廁偷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洒音先禮反復與侍

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

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

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

至廷見如不能

言者

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

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

里

師古曰陵邑中之里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

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

祖萬石君讓曰

師古曰讓責也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

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

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介

廼謝罷慶

師古曰告令去

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

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

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其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

奏事下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

尾而五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

今廼四

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

僕御出

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

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

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

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

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

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

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

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

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

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吉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

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

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

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

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適上以為慶老

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

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

待罪丞相疲驚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

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

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滔陸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高

平曰陸漫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師古曰墜填也

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

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

禮嵩嶽

通八神以合宣房

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

節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

濟淮江歷山濱海

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

濱音賓又音頻

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

師古曰惟思也

已止

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

師古曰言百姓

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日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以自便也

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

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

朕方答

氣應未能承意

師古曰言自脩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

是以切比閭里

知吏姦邪

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麻反

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

賊公行

師古曰曠空也人

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

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

減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

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師古曰孤兒幼年未滿十歲

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說近之朕

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

賊眾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己罪退為庶人夫懷知

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心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

自欲去位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

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

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

也或勸慶宜引決

師古曰今自殺

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

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

謚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

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

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緄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

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

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

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

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縮稱病不行

張晏曰恐文帝

謂豫有二心事太子

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縮長者善遇之及

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縮

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

縮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慎曰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

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得參乘縮

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

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

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

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所

好故多數移易買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馳馳延也音弋政反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

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

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

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

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

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

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以綰為長者不忍

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

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

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

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上

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

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

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

之後薨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

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

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

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

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曰不疑狀貌甚

美然特毋柰其善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

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

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

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

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
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夢諡曰
信侯傅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盥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

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

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是以

得比官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

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師古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

呆呆袴者為小袴以藉其尿以是得幸入卧内於後宮祕戲仁常在

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

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

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

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

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

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

悅悅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

以責實其尊君甲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名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然其人長者

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

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者處

官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亮反

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

獄事有可卻卻之

師古曰退令更平播之

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

面而封之

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借之也言

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

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

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

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

師古

曰與讀曰敏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

衣周仁為垢汗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班固 漢書四十七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詒 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

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

立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

王通歷已十一年矣 師古曰惣數其為王之年 孝王十四年入朝

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 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 其明年乃

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

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

前漢傳十一
宴飲從容言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

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

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

文穎曰地名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

睢陽

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

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

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孟康曰梁所虜

吳楚之捷略與漢同

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

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

蘇林曰陳留北縣

四十餘

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

師古

曰道謂言

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

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睢

陽曲是其遺音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

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實博士俗云

平臺也復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言入言音方目反

趨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擬

於天子師古曰擬比也音擬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

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游梁公孫詭多

奇邪計初見曰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

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

曰鉅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

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展

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既朝上疏

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

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

曰著音竹略反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

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

后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闕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

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以此事言於太后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

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

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

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逐賊果梁

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

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

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皆泣諫王王廼令勝詭

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

恐廼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

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

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

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

王處太后位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

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
相與位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闕然帝益踈王不
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踈欲留上弗
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

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

象孝王背朝而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

孝王慈孝

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

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為帝壹餐

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滄字

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

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

王而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師古曰如文帝

在代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

師古曰讀曰恭

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

師古曰依山以為關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

四十年薨子頌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

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

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婿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

來殺之婿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

頃太后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頃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

入宮師古曰相者王之相年使從李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

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

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

興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

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

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

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

師古曰共次讀曰恭

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

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七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

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

廢為庶人遷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

彭離驕悍

師古曰悍勇也

晡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

行剽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

殺人取財物以為好

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師古曰

好音呼到反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

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

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

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

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

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

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鬻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

鬻鬻書區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長也鬻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善

寶之母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

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

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

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

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

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為箝耳師古曰音洪客反謂為門扉所箝太

后啼諱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

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

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

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

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

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

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

知之欲以傷梁長史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

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

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以

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

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

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

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

薨子景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

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

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母得出宮盡出馬置外

苑收兵杖藏私府母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

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樵擊

音一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口反

如是者數焉袁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

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

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替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

為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

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

禽獸行請誅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

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冓謂

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反春秋為親者諱詩云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

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

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

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

益於治道汗鱗宗室孟康曰鱗音漫師古曰鱗音秣調塗染也以內亂之惡

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

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

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

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迺驗

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

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

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

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

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

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跡之德

為宗室制汙亂之恥師古曰制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其得治親之誼

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

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

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

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

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

即訊師古曰就問也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

有戒勅之言誅暴妄行師古曰誅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

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猶類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

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調置

辭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抵音丁禮反調音來直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

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文下亦同丞相御史請收王

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

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

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

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

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豈非典守

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

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

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官中獨與官者婢妾居

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

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

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

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宮殿之裏毛

釐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

師古曰視讀曰示

數

蒙聖恩得見賞赦

師古曰賞謂寬其罪

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

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

師古曰僵仆倒地也僵音

薑仆音赴

徵幸得踰於須臾

師古曰臬得踰冬月而減罪也

謹以實對伏

須重誅

師古曰須待也

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

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

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

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

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

曰愛親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

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

又三五書第十七

是夜燕夫

其言曰至黃期後亦對矣此錄上卷公論公論不月

其言曰至黃期後亦對矣此錄上卷公論公論不月

其言曰至黃期後亦對矣此錄上卷公論公論不月

其言曰至黃期後亦對矣此錄上卷公論公論不月

其言曰至黃期後亦對矣此錄上卷公論公論不月



賈誼傳第十八 班固 漢書四十八

秘書監上護軍城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

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

門下師古曰秀美也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

為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

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以為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

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

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諸老先生未能言

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

能文帝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詎以

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服色制

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

師古曰草謂創造之

色上黃

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

師古曰更改也

文帝謙讓未皇也

師古曰皇暇也自以為不當改制

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

皆詎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詎任公卿之位絳灌東

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師古曰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

廼毀詎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

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以詎為長沙王

太傅詎既以適去

師古曰適讀曰適其下亦同

意不自得及度湘

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

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其終篇曰已

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詎追傷之因

以自諭師古曰諭譬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竢

罪長沙師古曰竢古侯字侯待也又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汨古側字汨水名

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淇讀曰沉汨音莫歷反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

託其流也造音千到反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無中正

道曰擾止也烏虓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虓呼鸞鳥鳳伏竄

兮鳴鴉翱翔師古曰鴉鴉怪鳥也鴉惡聲之鳥也鴉音尺夷反鴉音于驕反鸞音休闡肯尊顯

兮讒諛得志師古曰闡肯下材不肖之人也闡音吐盍反肯音人勇反賢聖逆曳兮方

正倒植

師古曰植立也音直

謂隨夷溷兮

應劭曰隨下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

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

謂跖蹻廉

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蹻師古曰跖音之石

反蹻音居略反莊周曰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

莫邪為鈍兮

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

刀為鈗

晉灼曰世俗謂利為鈗徹師古曰音弋占反

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

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

幹棄周鼎

師古曰幹轉也音管

康瓠兮

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甑師古曰甑音五列反

騰駕罷牛駮蹇

驢兮

師古曰罷讀曰疲蹇跛也

騏垂兩耳服鹽車兮

師古曰駕鹽車也

章父

薦履漸不可久兮

師古曰章父躬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履反在上也父讀曰甫

嗟若先

生獨離此咎兮

應劭曰嗟咨嗟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

諄曰

李奇曰諄告也

張晏曰諄離騷下章亂也師古曰諄音碎

已矣國其莫吾知兮

師古曰一國之人不知我也

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志鬱猶佛鬱也鳳縹縹其高逝兮夫

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舉兒音匹遙反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襲

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洵淵潛以自珍鄧展曰洵音味張晏曰潛藏也佃螺獺以隱

處兮服虔曰螺音臬應劭曰螺獺水虫害魚者也佃背也欲舍螺獺從神龍遊也師古曰佃音高夫豈從蝦與蛭

蟻服虔曰蛭水虫蟻今之蠅蟻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蝦獺況從蝦與蛭蟻也師古曰蝦亦水虫也音遐蛭音質蟻字與蚶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蠅音丘謹

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

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槩孟康曰般音班

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各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

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鳳皇翔于千仞兮覽

苟懷此之都邑蓋亦詎自寬廣之言

德輝而下之

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

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

而去之

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

容吞舟之魚

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汙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

橫江湖之鱣

鯨兮固將制於螻蟴

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只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

而橫鱣鯨於汙瀆必為螻蟴所制以況小朝主閭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鱣鱣亦大魚也音滌又音尋

螻蟴音樓謂螻蛄也

詛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詛舍止於坐

隅

師古曰坐音才卧反

服似鴟

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鷄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

不祥鳥

也詛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詛自傷悼以為壽不

得長廼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

應劭

曰太歲在外為單闕師古曰闕音一葛反

庚子日斜服集余舍

孟康曰日斜曰昞時

止于

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讀曰閑異物來崒私怪其故

孟康曰崒音萃萃聚集也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讖音初禁反

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

言如其美稱也吉虜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語余其

期師古曰淹遲也服廼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

以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

或推而還師古曰斡音管管轉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

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也蘇林曰相傳與也師古曰此即禪代字合韻故音蟬耳蘇詵是也沕穆亡閒胡可

勝言師古曰沕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沕音勿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憂喜聚門吉凶同城師古曰

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

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棲也句音鈞伯讀曰霸斯遊遂成卒被

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護身伏五刑傳說胥靡廼相武

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傳出嚴武丁以為己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夫

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纏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水激則旱極止也

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萬物回薄震

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

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

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坱音烏朗反圠音於黠反天不可與慮道不

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師古曰烏猶何也且夫天地為

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冶鑄為喻合散消

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

控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

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

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

徇臣瓚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

庶猶庶品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誅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曰誘誅

之誅則音忒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而說者欲改字為鉢蓋穿鑿耳大人不曲意變齊同

愚士繫俗儻若囚拘李奇曰儻音塊蘇林曰音人肩區至人

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

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

萬億也臣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

真人恬漠獨與道息

師古曰恬安也漠靜也

釋智遺形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弃智而亡其身也師古曰喪合韻

音先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

師古曰荒音呼廣反

乘流則逝得

坎則止

孟康曰易坎爲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

縱軀委命不私

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師古曰休息也

澹虛若深

淵之靚記虛若不繫之舟

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靚與靜同記音敷劒反

不

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

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

德人無累知

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

師古曰蒂芥小鯁也蒂音丑芥反

後歲餘

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蘇林曰宣室未央前

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
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上因

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詛具道所以然之故至

夜半文帝前席

師古曰漸促近
詛聽說其言也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詛為梁懷王太傅

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詛傅之數問以得失

師古曰漢朝問
以國家之事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跡

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

師古曰擬比也上
比於天子擬音擬

淮南濟北

王皆為逆誅詛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師古曰
匡正也

正其失也建立
也立制節也

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

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

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師古曰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

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並同臣獨以為未

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

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

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蹙蹙不

安貞也晉灼曰槍音槍吳人罵楚人曰槍槍攘亂非甚有紀師古

曰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

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正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

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

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

兵革不動

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

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葉鄉

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也

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

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

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

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

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

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

後可以為萬世法程

師古曰程式也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

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

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

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

師古曰忽怠忘也

臣謹稽之天地

師古

曰稽考也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

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師古曰易改也

夫樹國

固必相疑之執

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

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也是也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

如淳曰爽忒也

甚非

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

應劭曰淮南厲王長

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今吳又見告矣

如淳曰時吳王又不脩漢法有告之者

天子春秋鼎盛

應劭

曰鼎方也

行義未過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

莫大諸侯

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

權力且十此者虐

師古

曰十倍於此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

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

皆冠

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音丁禮反其下亦同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

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

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

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

孟康曰萋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萋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萋是謂失時

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萋謂暴曬之也曬音所智反又音所懈反

今令此道順而

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剋之

應劭曰抗其頭而剋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剋割頸也墮音火規反剋音工鼎反

豈有異秦之季世

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

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

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

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

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

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十公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

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

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雜也併音

步鼎非有穴室之執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

臣攢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攢說是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

次塵得舍人

師古曰塵與僅同塵
劣也言纔得舍人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

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

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

師古曰
惠古德

字渥厚
也音握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

非親角材而臣之也

師古曰角
校也競也

又非身封王之也自

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

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

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
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

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
疆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矣諉音女瑞反

臣請

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

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

師古曰共
讀曰恭

靈王王燕厲王

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

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

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

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

人赦死辜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

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

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

親戚天下園視而起應劭曰園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

有悍如馮敬者如傅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適啓其

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跡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

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

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改其法制使不然既

有徵矣師古曰徵證驗也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

移師古曰既古禍字明帝勅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

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豪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

也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懈反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髡股骨也髡

髡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音寬髡音陞又音必爾反夫仁義恩厚入主之芒刃

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髡髀

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師古曰嬰繞也

臣以為不

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

執不可故也

臣竊跡前事

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

大抵彊者先反淮陰

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

則又反

晉灼曰用役用之也

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

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跡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

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

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

昔時也

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

晉灼曰事

執可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欲諸王之

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蒞醢則莫

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

遵禮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辭辭之使指莫不制

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

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

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使悼惠

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

問反次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

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

君之師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

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

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所以數償之

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

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

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

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倍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

竒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竒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

致順師古曰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

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

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求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壹動而五業附陛下

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畏難天下之執方病大

瘡如厚曰腫足曰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

股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愒身

慮亡聊師古曰愒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疾堅

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

非徒瘡也又苦踈斲師古曰踈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斲古戾字言足蹠反

行也戾不可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

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

之子也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蕃

屏則天下安故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師古曰偏古通字臣

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斃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

不敬也師古曰嫚古侮字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而漢

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

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于高反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

曰共讀

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師古曰顧亦反也言如人反顧然

倒縣如

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

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

非宜倒縣而已

師古曰宜讀曰但

又類辟且病痲

服虔曰病痲不能行也師古曰

辟足病痲風痲音辟痲音肥

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

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

不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為戰備

斥候望烽燧不得卧

文頴曰邊方備胡寇作高

土槽檣上作桔臯桔臯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曰晝

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將吏被介冑而睡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臣

故曰一方病矣醫酉能治之而上不使

師古曰醫酉者誼自謂

可為

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

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

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具治安之具臣

竊料匈奴之眾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

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

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

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咎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

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傳舉

匈奴之眾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

疋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

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

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

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

以為要褻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

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

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縑以偏諸

晉灼曰以偏諸縑著衣也師古曰縑音妾謂以偏諸縑著之也縑音步千反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織為斧形繡

者刺為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宴者以

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

宜今庶人屋簷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

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

衣皁綈師古曰綈厚縵也音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

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師古曰夔庶賤者此臣

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

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

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

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

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

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

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

者此也商君道禮義棄仁恩師古曰併心於進取謂商鞅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

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音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

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贅音之說反分音扶問反借父耨鉏慮有德色

師古曰耨摩田器也言以耨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耨音憂母取箕箒立而誅語

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誅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

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

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稽音工奚反其慈子者利不同

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益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然

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厥師古曰蹙謂拔而取之功

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

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

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

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

從天下天下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

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

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

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

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

蓋謂陵上之寢剽音輟搴兩廟之器如淳曰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搴拔也音蹇又音蹇白

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不陰晦也剽劫也音頻妙

反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

服虔曰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

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徵發於下也幾音鉅依反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

郡國

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

妄作賦斂其數其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

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

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

師古曰特徒也言公

卿大臣徒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

至於俗流末世壞敗因恬而不

知怪

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

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

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為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

筐篋

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

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

親有紀

師古曰紀理也

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

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

師古曰植建也僵偃也音疆

筦

子曰

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也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

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師古曰若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以管子為微

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

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

曰虛讀曰墟謂丘墟

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

惑師古曰幾讀白
莫次下亦同

豈如今定經制

師古曰
經常也

令君君臣臣

師古曰君為君
德目為臣道

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

臣眾信上不疑惑

師古曰眾信謂
共為忠信也

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

有所持循矣

師古曰執持
而順行之

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

楫

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
也詩云緜緜維之楫音集又音接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師古曰覆
音芳目反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

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

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

師古曰遠
音于萬反

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

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

師古曰
廼始也

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

師古曰
冕齊

讀曰齋

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

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

昔者

成王幼在緼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

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惠義師道之教訓

師古曰保安也傳輔也道

讀曰導其下亦同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

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師古曰宴謂安居

故迺孩提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

逐去

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師古曰端正也直也

孝

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

師古曰悌音徒繼反

使與太子

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

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

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

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師古曰老音讀曰嗜擇其所樂必

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

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官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

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息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

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

矣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

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息智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

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

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闕則諫

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敢

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

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

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

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節也師古曰朝日以朝

初出也下朝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

音直遙反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鳥和師古曰鸞鳥和車上鈴步中

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才私反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趣趨

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

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

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以

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

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計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

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

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

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

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茲豈

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

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

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

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迹曰轍

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

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

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

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官反夫胡粵之

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者讀曰嗜及其長而成俗累

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

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

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

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

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

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

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

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

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

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

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

善遠阜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畏阜而離孔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眾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

其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弃置也

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

也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

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
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
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
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
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歐與驅同下皆類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
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
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
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
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
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

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

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

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

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

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鍾依反此

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

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

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

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辭如堂群

臣如陞衆庶如地故陞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古師

曰級等也廉則隅也陞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

陵師古曰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陵乘也

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古師

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

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

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古師

曰近音其靳反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

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

敢齒君之路馬斲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斲音

千六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

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

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所以遠離也

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

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眾

庶同黥劓髡刑笞僇棄市之法蘇林曰然則堂不僇音罵

亡陞虜被戮辱者不泰迫虜師古曰迫迫天子也廉恥不行

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虜夫

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閭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

秦制無忌上之風也

投鼠而不敢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

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

夫嘗已在

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

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

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

師古曰縶謂以長繩

係之也縶音先列反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

司寇小

吏詈罵而榜笞之

師古曰榜音彭

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

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

蘇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

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

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

伐而滅之師古曰行音胡剛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覺

面吞炭鄭氏曰覺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覺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

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

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

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

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

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

亡恥師古曰頓讀曰鈍莫詬亡節師古曰莫詬謂無志分也莫音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

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好音呼倒反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

利則逝見便則奪

師古曰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

服虔曰音挺起師古曰挺音式延反

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

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

此

師古曰此於人主焉不便也便音頻面反

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

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執悉在羣下

俱亡恥俱苟

妾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

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

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

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圖曰簋簋音甫又音扶簋音軌

坐

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

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師古曰罷發於事也軟弱也罷

讀曰疲軟音人亮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以諱

之也師古曰諱古呼字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

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整纓鄭氏曰以

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

音繫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

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

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尔反上不使人頸

盤而加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盤古戾字音盧結反其有大臯者聞命

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粹抑而刑

之也師古曰粹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粹音才兀反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

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

師古曰意讀曰喜音許吏

反意好也好為志氣也

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

上設

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

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

孟康

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

國耳忘家公自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

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

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圍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

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

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恥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

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勦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

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

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

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

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

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

不須復制御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

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乂行服虔曰彼謂亡

國也師古曰顧反也又謂乂行之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乂行無陞級之事故曰可為長大息

者此也師古曰誼上跡言可為長大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擬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是

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

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

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
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
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
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
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
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
強師古曰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
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主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
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
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厭黑子也著音章直略反

適足以餽大國耳

師古曰餽謂為其所委食

不足以有所禁御方

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今子適足以為餽豈可謂工

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

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

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

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

以為不可故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

布等師古曰蕪讀與芟同謂芟刈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

師古曰諸

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

畢以為王

師古曰畢猶盡

而天下安故

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

千里越兩諸侯

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

而縣屬於漢

師古曰為縣而屬漢

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

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
作衣師古曰悉盡也

錢用諸費稱此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

其苦屬

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

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

孟康曰列城縣

與東郡以

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

北著之河

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

淮陽包陳以南捷之

江

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

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

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如淳

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

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

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

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蓄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

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

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文帝於是從誼

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

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

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詎知上必將復王

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

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曾不

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

不知其辜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

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

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此人少壯豈能

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

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

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悻志刻手以衝仇

人之凶

師古曰剗利也音弋丹反

固為俱靡而已

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淮

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

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

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

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

漢危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子之眾積之財此非

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剗諸荆軻起

於兩柱之間

師古曰剗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

所謂假賊兵

為虎翼者也

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願陛下少留計梁

王勝墜馬死

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指此言勝為有兩名

詛自傷為傳無狀

師古

日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

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為

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

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

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

從舉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西鄉京師師古曰鄉讀曰嚮

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

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

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

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尹管仲

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

孝文立默躬行以移風俗

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

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

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

于

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受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

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

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

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

世事者著于傳云

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服賦儻若囚拘李竒注儻音塊蘇林音入肩
偃儻尔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似按說文窘
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窘囚拘之兒五臣注
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
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儻字
並音窘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切